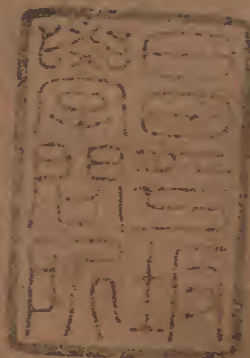


廣廣文選

第十冊

疏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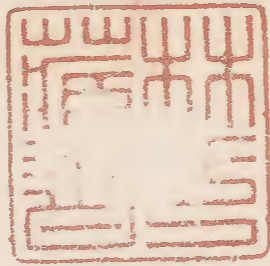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五冊	二〇八號類
二四冊	二四函



三六函	二〇八號
二八架	二五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86
冊數	25(11)
函號	361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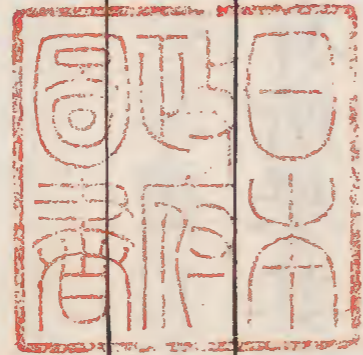
廣廣文選卷之十

淺草文庫

四明 周應治 纂

嶺南門人彭必鳴校

疏



舉薛宣疏

谷 永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承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

廣廣文選 疏卷之十

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
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
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
始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
翊崇教養善威德竝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
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
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
過稱以奸欺誣之罪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

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
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且無私黨游
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
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惟陛下留神考察

論梁王淫亂疏

谷永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
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
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

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効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污鱣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廼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旣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䟽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

請加鄭寬中葬禮䟽

谷 永

臣聞聖王尊師傳褒賢儁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

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
 傳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聖聽出
 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
 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
 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為
 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

上昌邑王疏

王吉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
 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說曰是非古

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
 廢耕桑治道牽焉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
 公述職當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
 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其棠其棠之詩
 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馮式樽街馳騁不
 止口倦乎叱咤手若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
 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矣冬則為
 風寒之所侵薄數以與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

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街楸之閑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趨步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官館囿池弋獵

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

降避功臣疏

杜詩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群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陸陵雲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

慶曆文選 卷之十
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
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
不敢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
念壯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
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
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
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
大臣以下咸懷樂士不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
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

加於九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
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
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
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
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
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
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
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
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

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日食論用人疏

鄭興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關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

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郟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

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
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
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
留思柔尅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群下
策

諫擊匈奴疏

魯恭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
北垂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
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

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
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
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
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
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
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
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
氣爲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
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

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
錯亂天氣汗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
已今邊境無事宜當脩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
人足安業樂業夫人道盡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
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
缶終來有它吉言其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
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
卑新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
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

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
綆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
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柰何復欲襲
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
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
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
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
一人之計弃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觀天心下
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

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盛夏斷獄疏

魯恭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
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
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
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
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賤之化因以盛夏
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
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

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速捕一人罪延
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經曰
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
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召考
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今始夏百
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
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
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孰又曰仲夏挺重囚益
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

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勸崇儒學疏

樊準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

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
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
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
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
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
會則論難衍行其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
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
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
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

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
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
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竟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諛
譏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
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
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
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
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
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
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
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貴戚用威權疏

翟 圃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
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
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
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
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
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

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爲狐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以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舍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

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

廣慶文選 卷之十一
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以來災譴頻數地
坼天崩高岸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
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
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
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
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亡所以得之庶災害
可息豐年可招矣

論乳母王聖放恣疏

楊震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

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
未事嬖倖克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
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
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
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鷄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
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
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
之怨實爲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
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

廣廣文選 卷之三
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幾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爲阿母脩第疏

楊震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

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爲一連里竟街雕脩繕飾窮極巧伎令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起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憚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弃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

唐曆文選 卷之十
天下謹譱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上太后疏

班昭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

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螿之赤心

增立捕盜法疏

陳忠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螿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
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
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疆盜疆盜不斷則爲攻
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
於通行飲食罪至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
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
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
辜僵仆或有跣躄比伍轉相賦歛或隨吏追赴周
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

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
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
前年勃海張伯露可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
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
今疆盜爲上官若佗郡縣所紕覺一發部吏皆正
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
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
處爲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
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爲

廣文選
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
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
以承天誠

論水災為伯榮疏

陳忠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
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
自厚不責臣司臣司徂恩莫以為負故天心未得
隔并屢臻青冀之域滛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
溢兗豫蝗蝻滋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羌戎叛

矣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
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
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
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疆陽不能禁故為
滛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叱遣中使致
敬并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
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
為伯榮獨拜市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
譴責或雅諂自媚發人脩道繕理亭傳多設儲時

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
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之屬清河有陵
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
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
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
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媯受歐
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
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
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

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戚得
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
已則下不得憑上臣不得干君常兩大水必當霽
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

任尚書權重疏

陳忠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
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叅對而
議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
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

唐虞文選 卷之十一
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襄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垂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論封阿母梁冀疏

左雄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

廣文選 卷之十
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
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
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
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
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
向風而與王聖竝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
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
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
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

未絕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
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
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

乞擇沿邊牧守疏

陳龜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
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
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
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
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

廣文選 卷之十
揚之任上慙聖朝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
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
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縣命鋒鏑聞
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
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
或舉國掩戶盡種灰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
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
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
壯懼於困危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

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
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
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
輦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
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
承先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
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
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
功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

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
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
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
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
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
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陳時事及薦李膺朱穆疏

劉陶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
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

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
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
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
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
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
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
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
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
雕斲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

唐書文選 卷之十
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圃斯豈
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
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
爲窮匱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
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
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
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加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
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
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

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
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
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
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
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
姦黨民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
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
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
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

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論盜賊西羗疏

劉陶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羗醜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

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上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

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
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

自訟疏

皇甫規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
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
威靈遂振國命羗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
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
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微效然比方先事庶免
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

翕督軍御史張稟旅師南征又上梁州刺史郭閔
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官支
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
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贄馳車懷糧步
足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羗謝其錢貨
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
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
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羗則良臣之
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

廣文選 卷之十 三十六
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伍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
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賞封今臣還督本土
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
也臣雖汗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耻痛實深傳稱
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風變諫微行疏

楊秉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
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
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

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
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
侯如臣之家春秋列其誠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
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
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
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
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
陳其愚

陳請劉瓚等爲宦官所陷疏

陳蕃

臣聞齊桓脩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勅後以後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

扇結卜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奪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竝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

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
郡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
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唬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
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
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
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
勉強敢以死陳

陳李膺黨事疏

陳蕃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

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
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
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太尉掾范滂
等正身無點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
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
人與秦焚書阮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
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
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
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乎察言人君者攝

廣文選 卷之十
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
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
罪於獄殺無辜於市者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
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
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
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
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
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恨
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

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
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論先去宦官後盜賊疏

傅燮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
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
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
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戒任奉辭伐罪始
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為廟堂憂也臣之
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

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闍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
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
邪正之人不宜其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之正
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
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詳察真
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
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
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
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

國之福也

自任擊羗疏

段熲

臣本知東羗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
爲求寧之筭而中郎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
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執
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羗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
見折衄又言羗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
可空靜血流汚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
狄爲害中興以來羗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

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
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
衛國伐之師興而兩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
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
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
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與
與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脩文
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譖而無徵何以言之昔
先零作寇趙充國從令居內當亂邊馬援遷之三

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
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
雜居是猶種枳棘於糧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
奉大漢之威建久長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
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
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
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論宦官采女等事疏

呂強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

續通文選 卷之三十一

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節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紫兼金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垂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垂刺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

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况年終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

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
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
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
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
之意且河間䟽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
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
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雕刻
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
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尸子曰君

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上之化下
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
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
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
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
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
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
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
至今宣露群邪項領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

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
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
下懼劔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
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
歷事二主勲烈獨昭陛下旣已式序位登台司而
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旣斃而妻子遠
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
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

論導行費疏

呂強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
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
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
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女嬖吏因
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
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
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
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案覆
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

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
自勞苦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
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
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爲
責

陳審舉之義疏

曹植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
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
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

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
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
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軌滅
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
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于湯武周文誠道
合志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
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
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
安足爲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

廣文選 卷之十一
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
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
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
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
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翼聞康哉之
詞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
食師徒之費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
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鼉鼉謹譁于林木
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

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
外有齊楚淮南琅琊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
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號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
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于吳阪可謂困
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
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
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
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
事勞動鑿駕暴露于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

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于此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于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問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悚息不遑寧處

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石之竒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

廣文選 卷之十 三十八
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
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
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
攝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
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
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
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
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
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
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
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
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
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
足矣

諫興工役疏

高堂隆

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萬國
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矣

辛之徒恃其旅力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
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
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於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
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
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旣兼之不脩聖道乃構
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
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
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
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蹶然乃信越巫對

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
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
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
爪曾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
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碁峙鎮撫皇機
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
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
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撥錄授能由此觀
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

諫疏

高堂隆

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強質

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
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
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克其求勞求並
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
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
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
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脩德
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容者賢事遵
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

廣文選 卷之十
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竝為無道崇侈無
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
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
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
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
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脩長
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
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
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

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
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
弊民無儻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強敵六軍
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
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

刑獄繁興疏

郭璞

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
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依歲
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

廣文選 卷之十一
王龍德之時而為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
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
燭以義推之皆為刑獄殷繁理者有壅濫又去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群陰之府
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太白金行之星
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
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
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
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

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
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
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
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
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
蝕之變狂交蠢戾之妖以益陛下盱食之勞也臣
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
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
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寅畏

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倉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聞雖躬綜萬機

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畧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糝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惟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布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

廣文選 卷之十
用虧絕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簿况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耻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

立學疏

王導

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彝倫攸叙有耻且

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習以成性有若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脩其身脩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

敦素之業著浮偽之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即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興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况如此其久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唯聞金革之響旱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當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誠

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耻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政刑當竝陳以俱濟也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饗餐改情默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援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

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教道使朝之子弟竝入于學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偽塗塞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選明博脩禮之士以爲之師隆教貴道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也

立學疏

荀崧

臣聞孔子有云才難不其然乎自喪亂以來經學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元

康永平之中侍中常侍黃門之深博道粵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廟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學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藉用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聖德欽明應運登禪受終于魏崇儒興學治致升平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圖書禁籙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

廣文道
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
學士如林猶是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
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垂自
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
聖哲龍飛闡弘祖烈申命儒術恢崇道教樂正雅
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
爲盛然方之疇昔猶千之一也臣學不章句才不
弘道階緣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寔儒風邈遠思
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代之上搢紳詠

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
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
今九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
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宜爲鄭
易博士一人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
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書
精隱明於斷獄宜置博士一人穀梁簡約隱要宜
存於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

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
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
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邾親受
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
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
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
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
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亦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
劉向之父子漢之名儒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

文清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
所訂正是以三傳竝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廢今去
聖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以爲
三傳雖同一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
說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劔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
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
皆經國大務而爲治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
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道存邪可共博議之有司
奏宜如崧表

勸親征疏

王 鑒

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
 歷運之允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
 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
 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
 人耳而百越鷓視於五嶺蠻屬狼顧於湘漢江州
 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
 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
 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

深全勝之執未舉鑿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
 旦夕也昔齊旅未暮而申侯懼其老况暴甲三年
 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楊本六郡之地
 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
 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闕我室家之好黷武
 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鑿之所甚懼也去年已
 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馘奔命賊量
 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
 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能罷之士

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兵
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
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
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
大信開以生塗杜殺之頸固已鎖於麾下矣議者
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
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代病
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道可委以蕭
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

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
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
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狼兕之寇乎當五霸
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
齊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
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
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騫四方匪遑寧處然後皇基
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
繫我而已欲使蠻旅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

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
征柳城揚旌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
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嶮不
以爲勞况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
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
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
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
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
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金宜嚴戒須秋而動高

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去賊尚有
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旣掃
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酌將士之勞卷
甲韜旗廢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
及數年國富兵疆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
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
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
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
言聖主不弃戍卒之謀先後採之乞留神鑒思其

所陳

請遷都洛陽疏

桓溫

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畧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筭大存經畧光復舊

京疆理華夏使惠風揚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况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群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斲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

廣文選 卷之十
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
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
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疆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
失據權幸楊越蠖屈以待龍申之會潛蟠以俟風雲
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
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首積習成俗
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
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
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

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又
其土宇勸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
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旣脩網維粗舉
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神旂之旌冕旒錫鑿朝
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
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
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
事旣就此功旣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
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

如齊

諫遷都疏

孫綽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
寇蕩滌河渭清麗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
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
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興莫
不籍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
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網
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

千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者有
所故也天祚未黃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而
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
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
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
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
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湮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
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
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衰

廣廣文選 卷之十
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
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丞丞之思豈不纏於
聖心哉温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
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
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
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
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
驅蹶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
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食之飯田宅不

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
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
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衆喪而
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
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
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得不可勝家有三年
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
至者矣一朝歆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
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

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
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
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
化復欲逆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
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
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
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
之無使墮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
德赴死如題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

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
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
溫唱高議聖朝玄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
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
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
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
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冊
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上愍帝疏

劉琨

廣唐文選 卷之十
陛下畧臣太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
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
臣聞晉文以卻縠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
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悅禮之德戎昭果毅
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况臣凡
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
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
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
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

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
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
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
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
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
七廟闕煙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
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叡質
彌光升區宇於旣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
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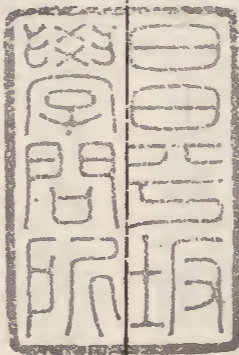
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
歷年才質駕下丘山之釁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
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
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
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
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
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
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
懼於隕越以爲朝羞昔申胥不徇柏舉而成公孫

之勲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
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
群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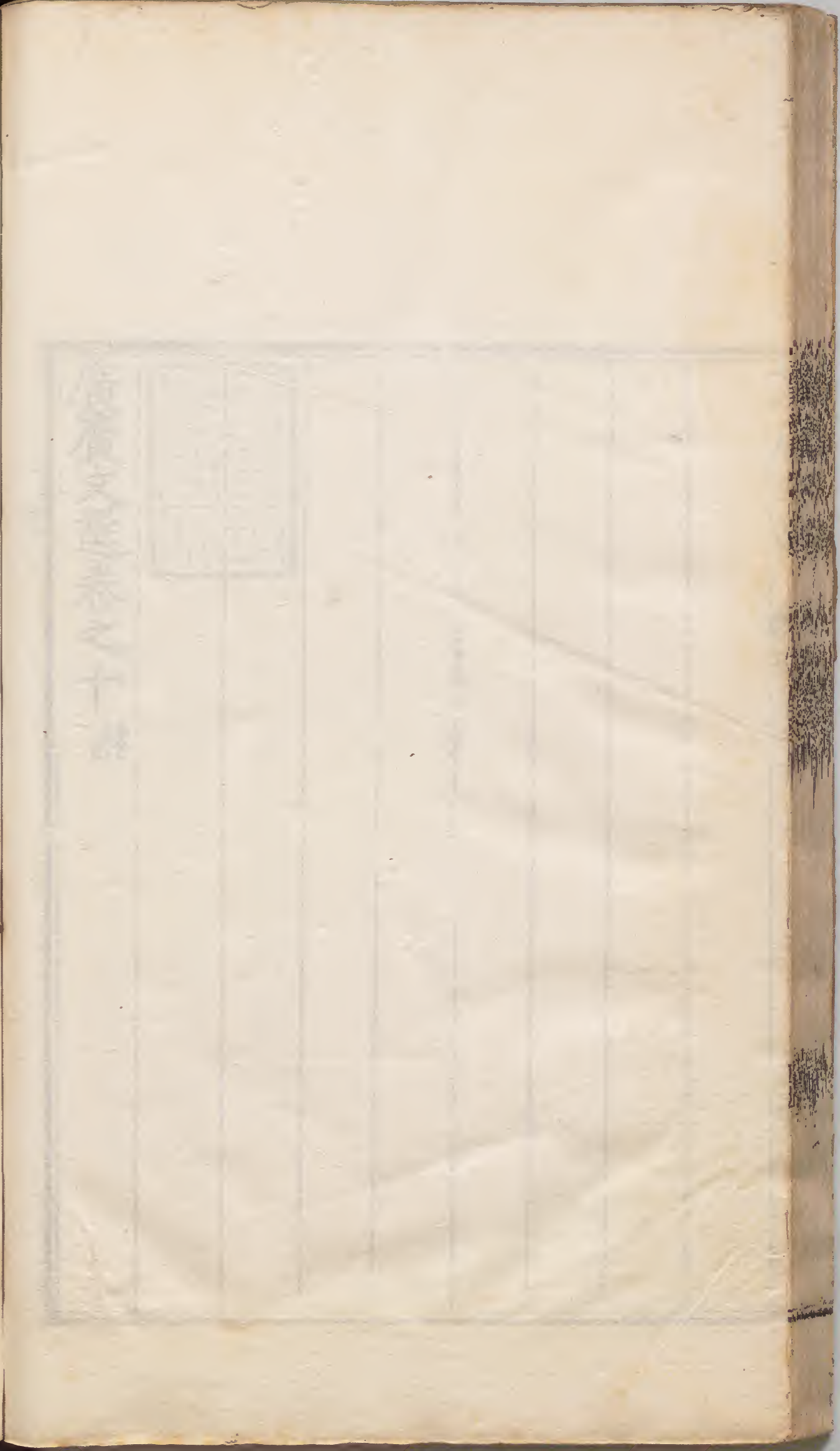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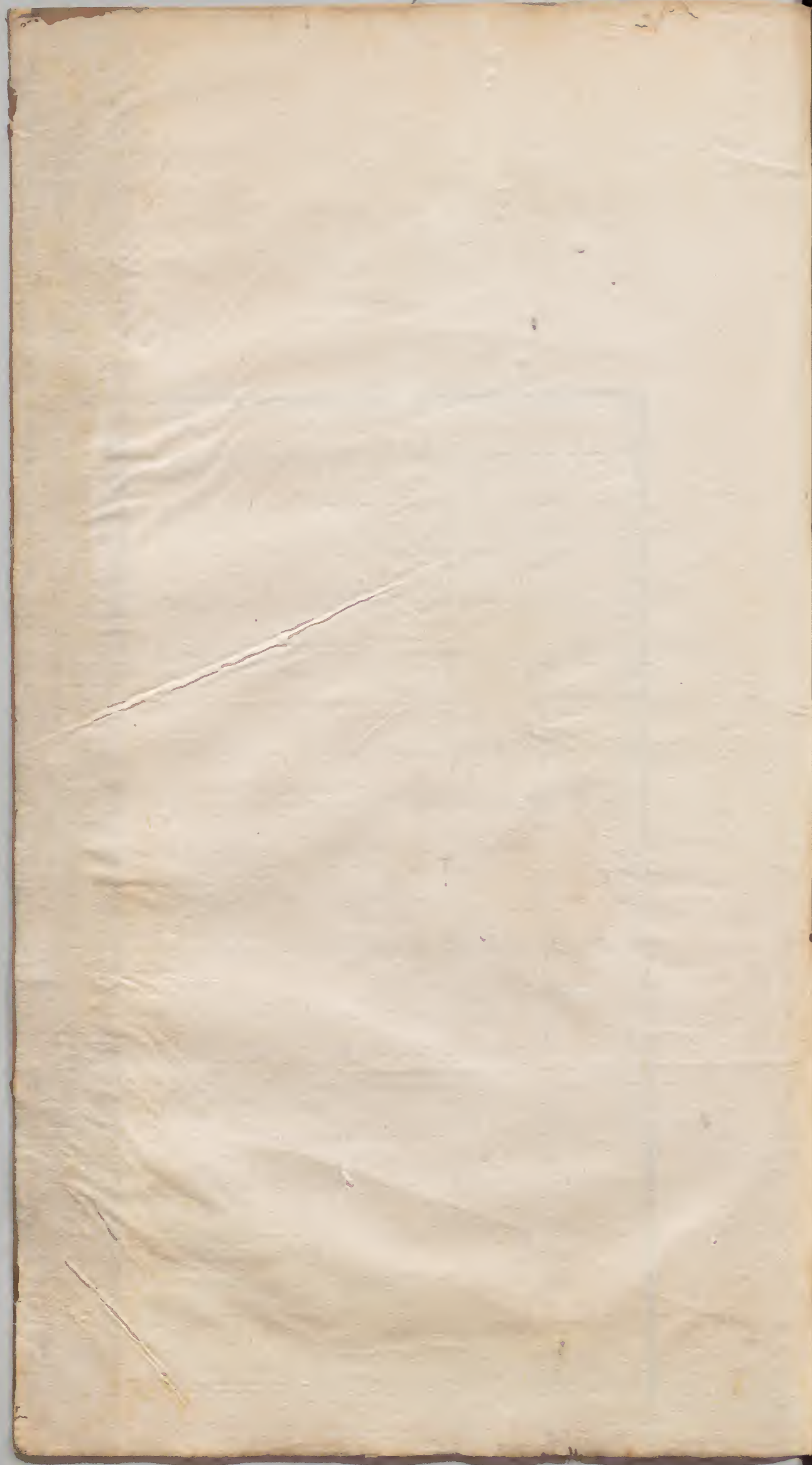
廣廣文選

卷之十

三



廣廣文選卷之十終



信濃國上田縣

